115年前的今天 一个人挽救了一座城

文/王刚强

今天是2026年11月5日。对于一般人而言,这或许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子;但对于杭州而言,这是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。因为正是在115年前的今天,一位萧山人站在历史关口,以仁心与担当,尽力为杭州争取和平光复的可能——他就是汤寿潜。

1

1911年深秋,华夏大地风起云涌,辛亥革命的星火席卷南北。11月4日夜,杭州新军发动起义,唯有驻守城内的旗营仍固守阵地,对峙,一触即发。一旦开战,千年杭城难免遭遇兵燹,城中百姓也可能深陷战火流离之苦。

危难之际,众望所归的汤寿潜临危受命。彼时的他,早已是浙江声望卓著的绅士领袖。深耕故土多年,他主导保路运动,心系民生疾苦,不依附党派,不热衷权争,兼具德行、威望与公信力,是各方势力都愿意信任、能够沟通斡旋的人选,被公推为浙江军政府首任都督,明知时局动荡,都督之位是各方矛盾汇聚的"火坑",汤寿潜依旧毅然从上海返杭赴任。他心中最牵挂的,从来不是权位,而是满城百姓的安危。

为避免骨肉相残,保全杭城烟火,他深入对峙的旗营,以诚相待、反复斡旋,当众郑重担保,保全旗人生命财产安全,承诺不秋后追责、不肆意屠戮,以自己的信誉消解对方的猜忌与恐惧。汤寿潜在致友人信中写道:"此次返杭,明知火坑。止以杭有旗城,可四五千丁。若一相搏杀,伤必相当。坐见万人将流血,乌能无动!"这份仁厚与赤诚,为打破僵局创造了条件。11月5日,坚守多日的旗营正式缴械投诚,杭州兵不血刃,全境和平光复。

没有硝烟四起,没有生灵涂炭,千年西湖无恙,街巷市井安宁。这场和平变革,不仅让杭州成为辛亥革命中少有的平稳更迭之城,也为浙江局势的稳定和东南大局的安定创造了条件。世人皆知辛亥的热血激昂,却少有人铭记这场变革里的温柔善意。

2

要读懂115年前的11月5日,就不能只看汤寿潜临危受命的那一刻,还要把时间往前推。他的声望,并非一朝一夕得来,而是源于数十年对时局的忧思、对实业的奔走,以及对浙江发展与百姓生计的牵挂。

汤寿潜生于1856年,浙江萧山人,原名震,字蛰先。1890年,他写下《危言》四卷,直陈时弊,探寻救国图强之道;1892年中进士,入翰林院,后来又辗转多地书院任教。他有传统读书人的学问,却不甘心把一生困在书斋与仕途之间。国家积弱,出路何在?地方要兴,靠什么改变?这些问题,最终把他从纸上的忧思引向了现实的担当。

真正让汤寿潜与浙江命运紧紧相连的,是一条铁路。20世纪初,铁路远不只是一种交通工具。谁来修、钱从哪里来、路权掌握在谁手里,背后牵动的是浙江发展的主动权。1905年,汤寿潜主持全浙铁路事务,推动浙江自办铁路,主张集资筑路,反对以借款修路为代价让渡路权。面对外方压力和清廷交涉中的反复,他仍坚持维护浙江路权,甚至因此遭到革职。

官位可以失去,事情却不能轻易放下。这场保路运动,并非汤寿潜一人之力所能完成,背后凝聚着浙江绅商与民众的共同努力。但他愿意站出来,把自己的声望投入这项艰难的地方事业,也愿意为此承担代价。正是在一次次交涉、一回回坚持之中,他赢得了更多人的信任。人们看到的,不只是一个有主张的人,更是一个肯为主张担责的人。

这份担当,也体现在他对名利的态度上。汤寿潜一生淡泊名利,被世人称作"布衣都督"。他手握名望却不恋权位,始终把地方发展与百姓安危放在心上。辛亥革命后,他被推举为浙江军政府首任都督;1912年,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,他曾被任命为交通总长,后未赴任。1915年,他回到家乡;1917年6月病逝。回望他的一生,既有《危言》中的改革思考,也有保路运动中的奔走坚持,更有历史转折关头对百姓安危的牵挂。

因此,当1911年杭州光复来到关键时刻,各方想到汤寿潜,并非偶然。此前数十年间积累的声望、在地方实业中展现的担当,以及不恋权位的处世态度,共同构成了他斡旋危局的底气。也正因为如此,115年前的11月5日,在冲突可能升级的关口,汤寿潜尽力避免更大的流血与仇杀。这正是他留给杭州的独特印记:以文人之躯止干戈、安桑梓,用仁心与格局,为动荡的近代史,留下了属于杭州的温柔底色。

百年回望,湖山依旧。今日杭城的烟火平和、岁月安然,早已藏着百年前这位先贤的慈悲与担当!

进士宅第读闲书

文/王太生

读闲书需要闲境,散淡不惊、闲淡无奇。少年时,我在一个名叫蒋科的明代进士宅第读闲书,比较契合读书时的心情。

明清时的园子,青瓦上立着一只鸟。那时,小城图书馆就设在园中。

进士的家中有假山、水池、古木。楠木厅是座会呼吸的房子,有股淡淡的楠木清香,四百年过后,木香依旧。

朝南的格子门是一扇一扇的,有人蹑手蹑脚地进来,木门"嘎吱"一声。

我那时看闲书,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读各地文学期刊上的小说,一个人沉浸其中,到傍晚离开时,深吸一口院子里的花香。

图书馆夜晚也开放。夜幕下的老宅,就像一本书轻轻合上,又被谁打开。

老宅成了我随时进出的地方,而对于我的贸然造访,也不需要谁进去向主人禀报一声。记得在跨入老宅大门时,门槛很高,得抬腿而过,我一脚跨入明朝。

透过灯光,北窗外站着一棵粗大的银杏,那年秋天,果子熟了,被风一吹,便"扑笃、扑笃"掉落下来,砸到瓦楞草叶上。

没有谁比古人更大方,自己住过一辈子,把一个园子借给后人读书。我在古宅读闲书,却一次也没有遇到那位进士。

进士学问有多大?财富有多少?他在家中排行老几?著过什么书?说过什么话?脾气好不好?见到人爱不爱拿架子?他住在这座宅院里时,是个中年人,还是一个老头儿?我猜想他是中年居多。很多时候,古人的长相,任由一个人的理解和想象去描摹。

闲书在一个"闲"字,全凭个人兴致乱翻书。我那时翻过《本草纲目》《群芳谱》,还抄过唐诗宋词,现在看来,古宅比较适合读《闲情偶记》《浮生六记》《养小录》之类的书,有宅气、地气、晦养之气。

闲书之闲,在于没有谁推荐你读什么,或者不读什么,对阅读者而言,翻翻合合,随心所欲,信手翻书,是最轻松的阅读。

闲书如古宅,一应有亭台楼阁。亭子里有临水美人靠,嘉木蔓草,闲书里的楼阁,只听得木楼梯"咚咚"作响,不见人下来,原来是楼上的人在地板上走动,倚着窗户说话。

闲书如小吃,一样能充饥解馋。有时候,正餐、大餐不一定对胃口,闲书如街头摊上小吃,锅贴、虾糍儿、臭豆腐、鸭血粉丝……香气飘逸,吊人胃口。

闲书如野景,野趣盎然。野景,并不是一处热门景点,有冷趣,正所谓"人间四月芳菲尽,山寺桃花始盛开。"在闲书中,看到一株灿灿的晚桃花。

在老宅读闲书有什么妙处?气定神闲,闲适得像园中黄杨上的麻雀。即便是在《红楼梦》《浮生六记》里的那些厅堂、书房,空灵妙境,莫过如此。这是一个古城的少年,得天独厚,所能享受的礼遇。

秋有桂花树,一园子幽香;冬有蜡梅,一屋子冷香。眼睛累了,抬头看一眼山墙的爬山虎,风一吹,叶子在墙上爬来爬去。

有爬山虎的老房子多少带点神秘。它是房子的毛发,房子的触觉。

楠木厅的一侧,是老宅花厅,有人来访,作揖沏茶,宾主落座寒暄,他们彼此之间说了一大堆话。说的话,可写一本闲书。

有时候,人闲是一本书。人闲桂花落、人闲听雨声、人闲乱翻书……"竹烟花雨细相和,看著闲书睡更多。"一宅子、一桌子、一本书、一壶茶、一个人、一辈子,就这样度过。

进士宅第读闲书,宅是闲的,人是淡的,时光柔软。